

湖头条

阅读,灵魂的归处

李永海

四月的春风,吹来了墨香。《小窗幽记》中写道:“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读书不仅是消遣,更是经历,是阅世,是修炼,是蓄电,是播种。读书不仅是一场精神的漫游,更是一次次与自我的对话。

四月的豫南,春意正浓。大别长淮间,远山近岭都朗润起来。岭上的映山红,争相怒放,把春天装扮得花枝招展。这个春天,是全民阅读事业的春天,也是所有读书人的春天。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历久弥新的书香,有形地陪伴在身边,留住圈划点点的珍贵痕迹。小时候,我用积攒的压岁钱,购买了《岳飞传》《说唐》《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小人书。人生中,再没有一段时光比孩童时代更充满光亮,那是一个以全情投入的沉浸。很多年以后,从部队退役回乡,我拥有了自己的书屋。书柜里摆满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战争与和平》《复活》《基督山伯爵》……经典值得反复阅读。阅读的过程,就像与无数个有趣的灵魂对话,在文字的浸润

中,汲取人生智慧。

阅读,铺就着人生底色。生活在个性绽放的时代,大多数人喜欢喧嚣的一面,当然我也不会例外。人生路上,与岁月相拥,读书是一种牵挂,时刻萦绕在心头,如影随形。春日里,寻一个安静的角落,开启一段阅读时光。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放下手机,关掉抖音,且让灵魂遁于纷扰的世间,在豫南的春风中,阅读生命的感动,感受心灵的慰藉。我更愿意在这美好的春日,沉浸于纸页墨香的温度,与心仪已久的书籍不期而遇。字里行间的人世百态,自然风物,顺着我的目光,透过肌肤,涌入心底。

“书卷多情似故人。”古人常以诗咏怀,描绘春天读书的乐趣。或曰“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或曰“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于是,心灵的释放,在不经意间涌出,打破曾经寂寂无声的日子,在心中掀起波澜。尘世喧嚣,阅读让你怀有一颗慈悲之心。低眉浅笑,寂静欢喜,却也在骨子里藏一份书卷气,不惧岁月,无量悲喜。在你

迷茫时雪中送炭,让你平复内心的浮躁,温暖你前行的路。岁月之河,经典阅读成为重要篇章:《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雪山大地》《宝水》……以个人命运书写国家民族叙事,时而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时而袅袅宛转,涓涓缓流。那里面有一个个感天动地、值得你久久回味的故事。不自矜、不自屈、不媚俗、不违初心,享读书之乐。

读一本书,种一个春天,让阅读的期待与生长的惊喜在春日里同步发生。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书香浸润的人生,定会使人越来越善良,看世间的人和物,就多了一份悲悯情怀。无情岁月,有情文章。蓦然回首,人生成长的轨迹,洒满了书籍的星星点点。风过经年,眷恋不去,是留存在心底的缕缕书香。

阅读,灵魂的归处,在书的世界里,寻找心灵的居所。一卷书香,一城风雅;一缕墨韵,一生芬芳。在这个姹紫嫣红、唇齿留香的季节,愿你在文字里阅见山海,在阅读中奔赴诗意远方。

诗 品时空

谷雨

杨世初

时来牧野绿茵苍,点豆腌瓜农事忙。
更有乡间闲适趣,煮壶邀客品茶香。

品茶

李胜志

一枚茶叶
一生没有一句废话
潜入水底
浮出水面
它用行动
告诉懂它的人
什么才叫滋味

一枚茶叶
一世没有一句怨言
为了解渴
为了解除疲劳
耗尽所有
哪怕被人倒掉
它也认了

一枚茶叶
沐浴过春雨
也经历过秋霜
长在茶树上
根却埋在土里
山坡丘陵
随遇而安

每次喝茶
我都会肃然起敬
一枚茶叶
足够我们保持清醒
世间万物
要懂得拿起
也要懂得放下

一枚茶叶
写满了酸甜苦辣
杯内风起云涌
杯外茶花盛开
只要不等茶凉
每一口
都是滚烫的日子

夜思

蒋志明

欲将相思写满天,彼此牵挂两难眠。
夜月最懂痴人心,柔光照在孤枕边。

枯裂大手 捧起了春天

蔡厚炳

一支支劣质香烟
翻越几十个春秋冬夏
熬煮成无奈的乡愁
剧烈咳嗽声
一次次砸痛烈日与寒冬
生活的褶皱
强占曾经刚毅的脸颊

春 一个回眸
大地筋骨已酥软
老屋歪着脖颈
蠕动门牙残缺的嘴巴
哼起了春光美
父亲 伸出枯裂大手
捧起一枚新芽
恭敬倾听春天的心跳

浮生岁月

又是槐花飘香时

周明金

风中飘来一缕缕醉人的芳香,沁人心脾——槐花开了!

这浓浓的、醞醞的、饱含甜味的槐花香我最熟悉,它曾经伴随我度过糠菜半年粮的童年。看着一簇簇、一串串、嘟嘟噜噜盛开的槐花垂挂在翠绿的枝叶间,不由得一阵阵心驰神荡,一些熟悉的气味、熟悉的画面、熟悉的人或事在心头一一闪过,槐花香,勾起了我童年纯真的向往……

十八年前,我写过一篇《又闻槐花香》,纪念我那逝去的母亲,时至今日,每每读起,仍不免潸然泪下。母亲的“槐花菜”“槐花馍”“槐花面疙瘩”……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我十三岁那年春天,饥荒似乎来得更早,先是一天三顿稀饭,接着变成了一天两顿。开始以米、面、杂粮为主食,渐渐地主食被糠菜代替了。正在读初中的我,无粮可交给学校食堂,更没有每斤粮食附带的四分钱柴火费,只得每天来回四趟奔波于相距八里的家与学校之间。饭后去上学,趁着饭劲还能精神抖擞地一路欢歌,可到了放学往回走,却怎么也精神不起来。上课时间不过半,就已经饥肠辘辘了——因为每顿吃的总是可以照出人影的稀饭或菜糊糊,挨到放学,肚

里就只剩下蛔虫了,我还要步行八里回家,那饿的滋味真是苦不堪言。

路边的野葱(俗名小蒜)、鸡骨瓜(学名翻白草)、野蔷薇(俗名刺茉莉)的嫩头……都是我们充饥的美味,边走边寻,慢慢腾腾地往家挪。一路上盘算着午饭会吃什么,最盼望的是家里能来客人——来客了就可以跟着吃上一顿菜干饭。但美好的希望总是一次次地破灭。看着骨瘦如柴的我们姐弟六个,父亲母亲也发愁,便想尽办法找吃的:什么能吃就吃什么,田间的野菜,水中的鱼虾、螺蛳,树上的榆钱,皮树(构树)花,特别是槐树的花骨朵,不光闻着香,吃着也香,甜丝丝的。母亲利用集体干活休息的间隙或放早工的时间(妇女提前放工做饭)到处摘槐树花。我们姐弟几个也成了帮手,挂开衣服刮破肉,也不管不顾,只想多采摘一些,回家后用开水烫煮,然后去水晾晒,晒干储存起来,可以长期炒菜吃。

刚焯过水的槐花,母亲还会拌上豆杂面(豆类、薯类等杂粮混合磨的面粉)蒸槐花馍。锅里先焯半锅红薯片,待红薯片焯烂了,母亲将已经黏黏糊糊的面团揪成小团,拍扁了顺着锅上边空着的地方贴一圈,蒸熟了就是槐花馍。馍是

咸的,吃着馍,喝着红薯片水,就是一顿最好的午饭了。当然这样的吃食也是奢侈的,不常吃。那时我就觉得槐花特别好吃。

有一次,母亲用半干槐花炒菜,也不知是放了平常不舍得吃的腊猪油,增添了滋味,还是那天中午我特别饿,就着红薯片稀饭,我吃了足有两大碗槐树花。到了下午,肚子开始发胀,疼痛难忍,我后悔不该贪吃。可是第二天依然吃得津津有味,那年春天总算少受些饥饿的折磨,也因此与槐树花结了缘。

以后每年的春天,槐树开花的时候,母亲总要变着花样做槐花食品,但总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20年前的春天,我回家去看望生病的母亲,一走近老家宅,就闻到槐树花那特有的阵阵醉人的清香,我心里甜滋滋的。陪母亲拉家常时,又提起当年吃槐树花的情景,母亲意味深长地说:“那时饿啊!现在再吃就没那味了。想吃,等我病好了给你做,多放些猪油,再放些佐料。”没想到这竟是母亲的遗言。

每年春天当阵阵槐花香味扑鼻而来的时候,却再也见不到为我做槐花食品的母亲,但母亲的话一直萦绕在我耳畔,槐树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